

从人类活动的遺跡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*

侯仁之

(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)

在我国西北部广大地区的沙漠中，保留或掩埋着不少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，凡是曾经进入过沙漠的人，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古代遗物，甚至是城堡废墟。这些人类活动遗迹的存在，常常可以有助于研究某一地区在历史时期的变化，因此是历史地理工作者所应当十分重视的。

本文涉及的范围仅仅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黄河东岸灵武、盐池两县境内，通称“河东沙区”。其范围虽然不大，但所保留的人类活动的遗迹却不少。最突出的是沿本区北界的明代边墙(现存“万里长城”的一段)以及边墙迤内数以十计的城堡废墟。初步踏勘的结果，足以证明这些城堡废墟的存在，对于研究这一地区数百年来地理景观的变化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。本文姑举二例，以为说明(图1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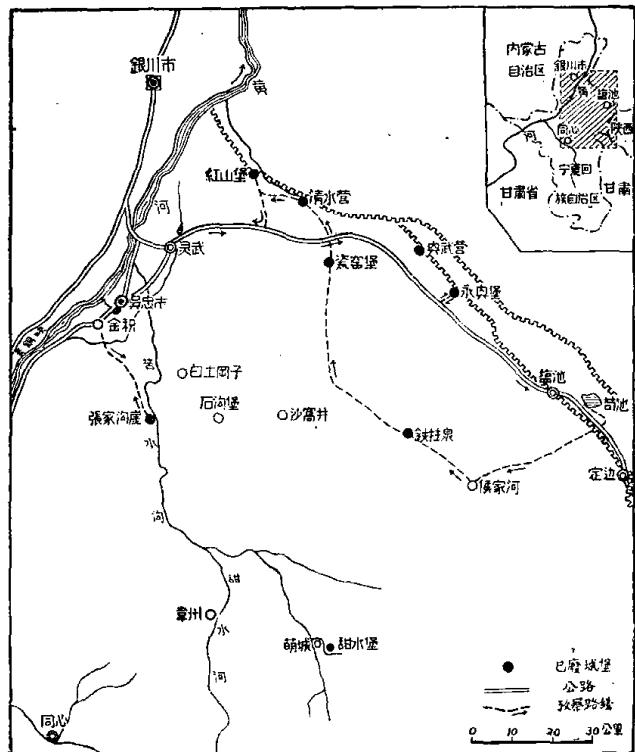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宁夏河东沙区考察路线略图

本文涉及的范围仅仅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黄河东岸灵武、盐池两县境内，通称“河东沙区”。其范围虽然不大，但所保留的人类活动的遗迹却不少。最突出的是沿本区北界的明代边墙(现存“万里长城”的一段)以及边墙迤内数以十计的城堡废墟。初步踏勘的结果，足以证明这些城堡废墟的存在，对于研究这一地区数百年来地理景观的变化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。本文姑举二例，以为说明(图1)。

一 铁柱泉城的废墟

铁柱泉城在盐池县城西南45公里，北去边墙，距离大约相若。城之初建，在明朝嘉靖中叶，去今已历430年。现在砖筑城墙依然高大。城作四方形，周二公里，只有东门一座，绕以甃城，城上有门楼遗址依稀可見。

建城之初，原有流泉，称铁柱泉。泉筑城中，城即因泉而得名。地方人称，旧日城东门上有石碑鐫“铁柱泉城”直书四大字，1958年始移去，作为石材使用(图2)。

* 本文所记野外踏勘，是在1960年6、7月间进行的，当时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学生在该地进行生产实习，随同作者到铁柱泉城考察的是王北辰，到张家沟崖的是吴醒东，到红山堡的是方梦桥和马睿。又作者未到“瓦丈城”和“牛毛城”，文中的记述是根据胡积善的考察记录和口头汇报写的。附记于此，并致谢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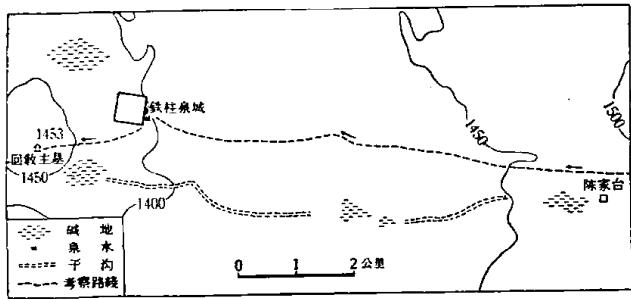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鐵柱泉城附近考察路線略圖

現在所見偌大一座城池，非但城內已經荒无人居，城外也是一片冷落景象。高大的城門門洞，大半已被沙埋（图3）。甕城之內，積沙亦多。越牆入城之後，所見都是廢墟蔓草，草以薇菜與苦豆子為主，間有芨芨與白刺成堆。至于圍筑城中的鐵柱泉，已經渺無踪影。四周牆下，惟有積沙，多少不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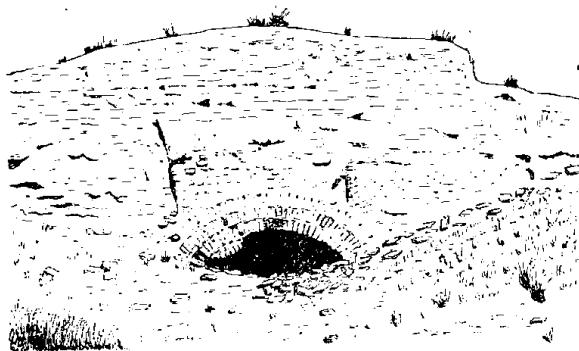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3 淹沒后的鐵柱泉城東門

登城瞭望，除東門外約二公里處有少數民居散布外，他處不見村落。城北有流沙成帶，向東偏北方向延伸。城下東北及西北兩處，都遭流沙侵襲，個別地點，積沙几與城牆等高。至于城南，地勢低洼，呈現嚴重的鹽漬化現象，並有固定沙丘，分布其間。

此外，二十萬分之一地形圖上注明鐵柱泉城南約一公里半，有“干溝”一道，隨地形的天然坡度，自西而東，長約7公里，似是昔日灌溉渠道的遺址。現在城外水源只有一處，在東門外迤南，相去不過百米，相傳是早年人工掘地得泉，出水並不甚旺。1958年

大興水利時又加開凿，積水成池，周約數十步，是附近小片菜田灌溉用水的唯一來源。

如上所述，現在所見鐵柱泉城的廢墟，乃是河東沙區若干城堡廢墟中較大的一处。作為一個歷史地理工作者，面對着如此規模的一座廢墟，不能不提出這樣一個問題：當鐵柱泉城初建的時候，這一帶的自然環境，究竟是什麼樣子？如果當時也是流沙成帶，同時又有嚴重的鹽漬化現象和現在一樣，那麼這座大城城址的選擇，就是很不恰當的。如果當時情況和現在不一样，那麼從建城到現在，在這一帶地方究竟起了什麼變化？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又是什么？

檢閱明代文獻，頗有關於鐵柱泉城的記載，對於解答以上問題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。明嘉靖十九年（庚子、1540）刊《寧夏新志》纂修人管律有《城鐵柱泉碑》，記述了筑城的經過如下：

“去花馬池[今鹽池縣]之西南、興武營之東南、小鹽池之東北，約九十里交会之處，水涌甘冽，是為鐵柱泉，日飲數萬騎弗之涸，幅員數百里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；北虜入寇，往返必飲于茲。……嘉靖十有五年丙申，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松石劉公[劉天和]奉……命制三邊軍務，及躬涉諸邊，意在悉知隘之夷險，城塞之虛實。……至鐵柱泉，駐瞻移時，喟然謂諸將曰：‘御戎上策，其在茲矣，可城之’。即年秋七月丙申……人樂趨事，竟效乃力，越八月丁酉城成。環四里許，高四尋有奇，而厚如之。城以卫泉，隍以卫城，工固永堅。……”^[1]

這段記載，不但詳述了建城的經過，而且附

带指出铁柱泉周围，原有广大面积的肥沃土地。如果所记属实，那么这和今日所见铁柱泉城附近一带的情况，是迥乎不同的。或许文人载笔，难免有溢美的地方，只此一篇碑记，似乎未足凭信。幸而当时进行实地视察的刘天和本人，也留下了一段关于建城的记载，节录如下：

“兴武营之南八十里有铁柱泉，周广百余步，套虏每至，必饮马驻牧，数日而后出，诚要害至切之地也。前总制尚书秦纮尝修临泉险堡，但见狭小，近亦颓废，无军防守，合将前堡增筑宽广高厚，将泉保入堡内，修盖营房，并将小盐池、红寺堡[所]增官军，量为摘撥，及于宁夏五卫军余内添撥，共足五百，特設操官一员统领驻劄，多給军火器械防守。其堡四周空閑肥沃地土又广，合委官撥給，听其尽力开垦，三年之后，方从轻起科。”^[2]

比较以上两段引文，可以说刘天和曾经身临其地，所记当更为确实可靠。他说铁柱泉“四周空閑肥沃地土又广”，因此才令人“尽力开垦”。这虽然不象管律所称铁柱泉“幅员数百里，又皆肥沃可耕之地”，但也着重指出了这里原是水草丰美的地方，因此才决定筑城屯守。由此可以肯定，铁柱泉城修建之时，城郊一带的自然情况，确与今日所见，是大不相同的。

从性质上说，铁柱泉城主要的乃是一个军事据点，筑城的目的，在于防止蒙古兵馬的南牧^[3]，但是一旦屯兵驻守之后，军粮的供应，就成了一大問題。后方路途遥远，补给既有困难，只好就地开垦，以求自给，这就叫做军屯。铁柱泉城如此，当时宁夏沿边

一带其他城堡亦莫不如此。嘉靖《宁夏新志》有如下一段记载说：

“按宁夏军田，以五十亩为一分，一军承之，余丁田无定数，彼此相易无禁，许其过割。国初之设为百户，军三屯七，盖以二人之耕，以供一军之用。田则鳞次，各有定方，大概皆约束于总旗”。^[4]

其实明代宁夏的军屯制度，行之未久，弊端滋生，所谓“军三屯七”之说，并未能贯彻始终。但是沿边一带广阔的草原，确是随着边墙和城堡的修建，或先或后，大规模地被开垦起来。明人魏煥记道：

“先年套内零贼不时进至石溝、盐池及固、靖各堡搶掠，花馬池[今盐池县城]一帶，全无耕牧。自筑外大边以后，零贼絕无，数百里間，荒地尽耕，孳牧遍野，粮价亦平。”^[5]

不过当时地广人稀，耕作粗放，加以气候与土壤条件的限制，一片土地开垦之后，不到三、五年，即因肥力损耗而被“撂荒”。由于不断地开荒和撂荒，再加上过度的樵采和放牧，终于使广大草原，遭到了空前未有的破坏。其结果每每引起流沙，因此即使是水草丰美的地方，也会化为一片荒凉。历史上铁柱泉城一带自然景观的变化，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。至于城外一部分田地的盐碱化，又显然是排灌不良的后果。

又根据当地人民的反映，父老相传旧日铁柱泉一带的芨芨草，高大坚韧，有“铁柱泉的芨芨能锥鞋”的传说。^[6]但是现在这里的芨芨草，已经大非昔比，有人把这一事实，称为“草原退化”，实际上这也是由于人为因素所造成的。

二 紅山堡的沟蝕^[7]

紅山堡所見沟蝕的發育，是對草原破壞所引起的嚴重後果的另一典型。

紅山堡在靈武縣城東北約33公里，北去邊牆不過半公里，是明代所築沿邊城堡之一。^[8]嘉靖《守夏新志》稱：

紅山堡……正德十六年[1521]

總制尚書秦綱委都指揮史鏞築，周迴一里許，置旅軍二百五十一名，操守官一員、守堡官一員”。^[9]

據此可知紅山堡之建，早於鐵柱泉城凡十五年。城系方形土築，今尚高大，亦只有東門一座，外有甕城，甕城門南向。內外兩門洞皆磚石所砌，至今尚可通行。至於城內，除房屋殘基外，已經空無一物。

故老相傳，堡城之廢，晚在清朝同治(1862—1874)年間，由於地方的戰亂，居民逃亡一空。^[10]現在值得注意的是，堡城之外，沟蝕縱橫。特別是城東門外，有主沟一道，自南而北，大致與堡城東牆相平行，下接邊牆城下之水洞沟^[11]。按此處正當鄂爾多斯高原與黃土高原之間的過渡地帶，黃土分布頗廣，沟蝕下切，往往甚深。紅山堡東門外所見大沟，雖不甚寬，而懸崖壁立，達十數

(1) 遠望紅山堡及東門外大沟
(遠方地平線上為邊牆)

(2) 紅山堡東門外大沟近景

(3) 紅山堡東門(前為甕城門、南向，甕城門內為大城門、東向)

圖4 紅山堡廢墟的沟蝕

米，以致入城道路，橫遭阻絕，不可通行(圖4)。強烈的沟蝕顯然是堡城修建以後的現象。在河東沙區的其它地方有不少类似的情況，以下是其中的兩例。

(甲) 灵武城南約40公里，苦水沟(黃河支流)西岸，有古堡廢墟一处，南門遺址隱約可見。出廢墟南門，正是張家沟(旱沟)與苦水沟(有水)交會之處，沟壁險峻，深可二十余米，皆系黃土。黃土壁上有窯洞遺址，歷歷可數。此處古堡名稱，未見記載。詢之牧羊人，即稱之為“張家沟崖”。根據附近一些聚落被燬的傳說推測，張家沟崖或許也是在同治年間地方所遭兵火浩劫中被破壞的。現在古堡廢墟的東、西、南三面，各有深沟一道，切入城中(圖5)，其深度與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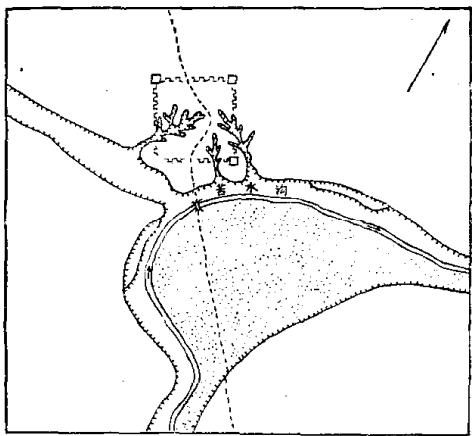


图5 张家沟崖沟蝕示意图

水沟西岸所見分布众多的沟壑，大約相当。

(乙) 灵武城东南約100公里，有萌城堡，为通古萧关大道。萌城堡南，相去不远的甜水堡附近，有古堡废墟两处，一称“瓦丈城”(記音)，一称“牛毛城”(記音)，都不見于記載。根据本区各处城堡的建筑年代推測，这两处废墟，也應該是明代宏治(1488—1505)、正德(1506—1521)年間所筑城堡的遺址。就其废毀程度判断，瓦丈城的兴建，当較牛毛城为早。現在两处废墟，分别为一道黃土深沟的三条支沟所切割。一条支沟，直穿瓦丈城中部，其余两支将牛毛城的南北两面城墙，几乎全部切掉(图6)。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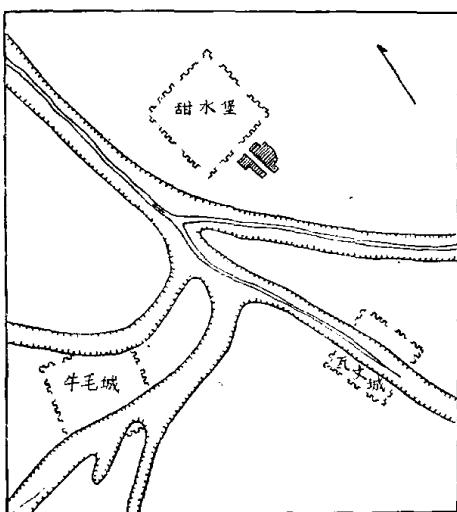


图6 瓦丈城、牛毛城沟蝕示意图

城废毀年代，都不可考。^[12]

以上二例，足以說明河东沙区若干地方沟壑浸蝕的剧烈进行，都是城堡修建以后的事，与紅山堡所見，如出一轍。

自明朝中叶以来的四百年間，河东沙区并未有发现气候变更或地壳变动的情况。紅山堡等处所見沟蝕的迅速发展，显然是由于天然植被經过大規模开垦以及过度的樵采和放牧之后，坡面逕流強度增大、土壤失去庇护的結果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土壤的抗蝕力因结构被破坏和被翻松而大为減小，沟蝕的发生加速，終于形成深壑大壑，乃为势所必然^[13]。这在黃土层比較厚的地方，尤其显著。

从以上城堡废墟的初步考察中所見沟蝕現象，可知宁夏河东沙区除去少数局部的天然流动沙丘以外，其余地方原应是广大的草原。自明代中叶以后，由于沿边城堡軍屯的推行，不合理的耕作，以及过度的樵采和放牧，使原来的草原，遭受了极大的破坏，其結果，正如鐵柱泉城附近所見，不仅造成地方人民所說的“就地起沙”，而且在黃土发育的地区还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。其为害不但使当地农牧业都遭到了严重的損失，同时还大大增加了黄河的含沙量。在旧社会里，这是难以避免的，但是在今天，在我們有計劃而且全面地利用自然、改造自然的社会主义新时代，这种盲目对待自然的情况，應該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重要的是正視过去的經驗教訓，避免在今后的措施中，重踏复轍。

附注：

- [1] 《宁夏新志》(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明嘉靖刻本,1961), 卷3, 頁51—52上。引文重点系本文作者所加, 下同。
- [2] 张萱《西园聞見录》(哈佛燕京学社印本,1940), 卷65, 頁13上、下引。按秦縗筑堡于鐵柱泉，在明宏治十三年，公元1500年。見《宁夏新志》卷3, 頁51下。

- [3] 頑炎武輯《天下郡國利病書》，卷 61，陝西七，平涼府節引文稱劉天和“于鐵柱泉置城，以便轉鹽，其利廣而寇患稀”。按鐵柱泉城主要的是作為軍事據點，所謂轉鹽之利，乃是建城之後，附帶產生的一種作用。
- [4] 卷 1，頁 52 上。按鐵柱泉城最初駐軍五百，見上引劉天和記載，另據管律《城鐵柱泉碑》，則謂“置兵千五，兼募土人守之”。可能駐軍五百是最初的計劃，後來實增至一千五百人，另外還有招徠的農戶，算是一个很大的軍屯地點了。
- [5] 《西園聞見錄》，卷 54，頁 9 下引。
- [6] 按地方流傳着如下的民謡：“白土崗的狗面，沙窩井的柴，鐵柱泉的芨芨能錐鞋〔讀如孩〕”。意思是說：白土崗出產的面粉韌性最強，沙窩井打來的，柴燃燒最旺，至于在鐵柱泉生長的芨芨草，既高大，又挺實，簡直象把錐子，可以穿透一個人的鞋子。
- [7] 紅山堡今或訛作紅沙堡、紅石堡。
- [8] 《河套志》（陳履中纂，清乾隆七年刊本），卷 3，頁 1 下，載：“紅山堡在〔靈〕州東北六十五里，北至邊牆一里”。
- [9] 卷 3，頁 20 上。
- [10] 按清朝同治初，靈武金积堡回民起義，附近各地回民紛紛响应。清兵残酷鎮壓，靈武鹽池境內，頗遭涂炭，人口殺傷過半，流亡亦多。經此浩劫，若干城堡聚落，都成廢墟。不過上述鐵柱泉城的廢棄，
- 根據故老相傳則是同治以前的事，但是不能確指其年代。按鐵柱泉城以西約二公里處，地形隆起，大路之旁，有磚筑回教主墓一處，墓前一碑，字已漶漫，不可卒讀。末行經拓印後，尚可見“康熙歲甲戌（33 年，1694）字样，當是立碑之年。地方傳說，回教主墓的風水，壓倒了鐵柱泉城，因此建墓之後，城即衰落。這或許是鐵柱泉城在康熙中葉以後逐漸廢棄的反映。查清高士奇于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初，從征噶爾丹，沿陝北邊牆西進，行經鐵柱泉城，曾有如下記載：“鐵柱泉在〔花馬池〕城西南……正德間總制劉天和築，城周四里，環泉于中，使夷絕飲。……今河套之鄂爾多斯，為我藩服，止設副將，城中房屋頽壞，總制曰府，亦漸為瓦砾場矣。”（《扈从紀程》小方壺齋輿地丛鈔，第一秩，頁 274）。可見地方傳說是有一定根據的。
- [11] 水洞沟有涓涓流水，源自紅山堡東南約十五公里之清水營附近。沟傍邊牆之內，沿牆流向西北，至水洞沟村，也就是“河套人”出土的地方，始流出邊牆之外，仍與邊牆走向大致平行，于橫城堡之北，注入黃河。
- [12] 附近有第三座廢墟，名叫甜水堡，城尚完好，亦無人居，與瓦丈城、牛毛城二堡隔沟相望，相去各約一公里。甜水堡的建築年代，當更晚于牛毛城，其廢毀相傳也是同治年間的事。
- [13] A. C. 科茲敏科，《土壤侵蝕的防止》，科學出版社，頁 28，1956。

高溫半導體材料

林 兰 英

近年來，隨著星際航行和尖端技術的快速發展，對電子學技術以及半導體器件提出了新的要求。其中主要的可分為以下三方面：（1）製造超小型的器件及部件；（2）提供耐高溫和耐輻照的器件；（3）滿足高頻及超高頻元件的需要。就半導體器件而論，目前常用的鎢、硅材料就遠不能解決這些要求，因此另找新的材料以滿足這些要求，就顯得

十分迫切而重要了。本文着重就高溫半導體材料作些討論。

目前，國際上探索得較多而且較為成熟的高溫半導體有碳化矽、III-V 族化合物以及 II-VI 族的化合物等等。我們知道決定器件操作溫度的是材料的禁帶寬度，決定器件的頻率的是材料的載流子的遷移率；而這些基本的物理參數又與材料的結構、成分緊